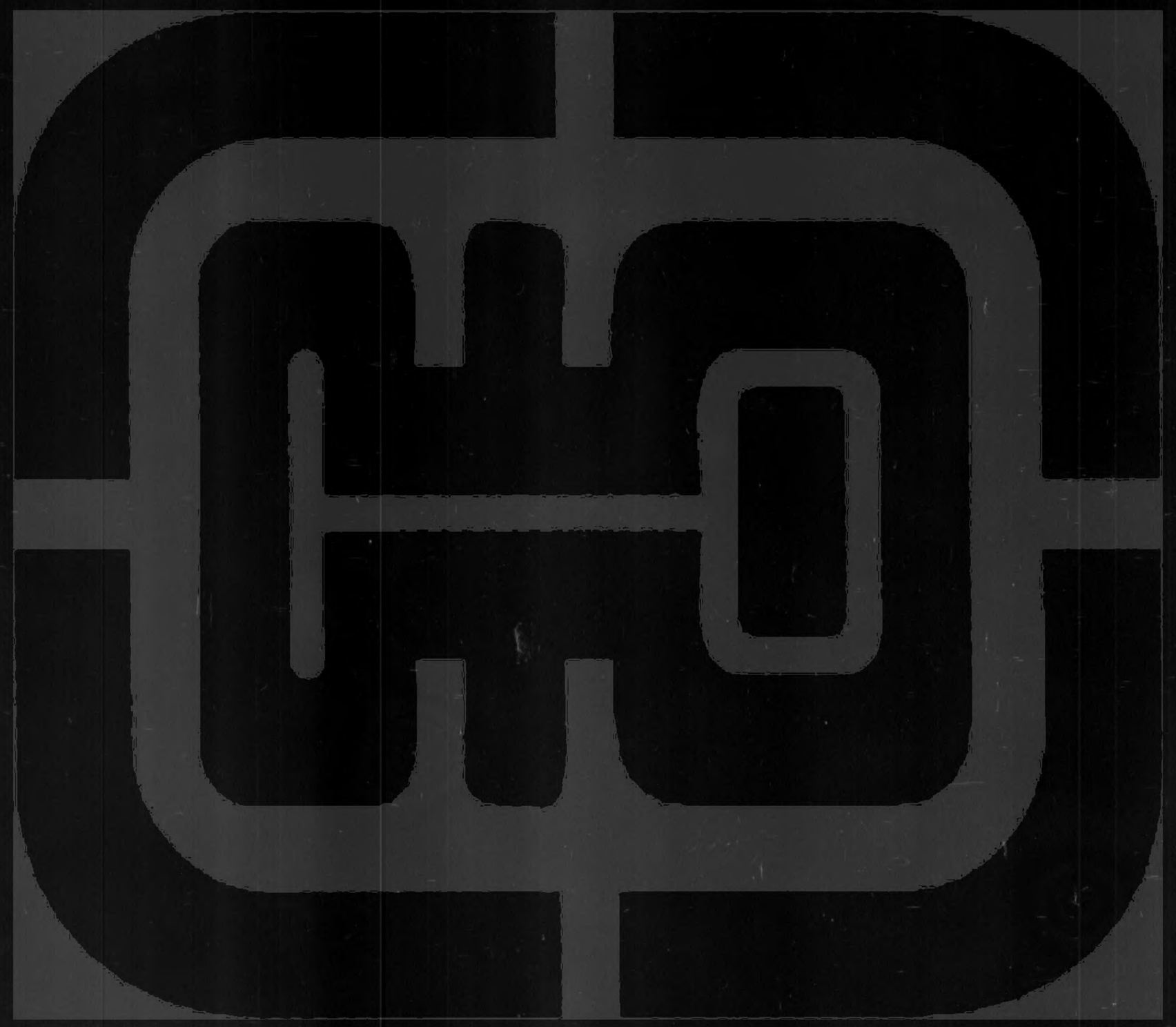


唐陸宣公奏議卷之一

請許臺省長官舉薦屬吏狀

今月十七日顧少連延英對迴奉宣密旨卿先奏令臺省長官各舉屬吏近聞外議云諸司所舉皆有情故兼受賄賂不得實才此法甚非穩便已後除改卿宜並自揀擇不可信任諸司者臣以闇劣謬當大任果速官謗上貽聖憂過蒙恩私曲降慈誨感戴循省寢興不寧緣是密旨特宣不敢對衆陳謝祗稟成命所宜必行恭惟

聖規又合無隱苟有不達安敢勿言雖知塵煩
固不可已大理道之急在於得人而知人之難
聖哲所病聽其言則未保其行求其行則或遺
其才校勞考則巧僞繁興而貞方之人罕進徇
聲華則趨競彌長而沉退之士莫升自非素與
交親備詳本末探其志行閱其器能然後守道
藏用者可得而沽知名飾貌者不容其僞故孔
子云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瘦哉
夫欲觀視而察之固非一朝一夕之所能也是

以前代有鄉里舉選之法長吏辟舉之制以明
歷試廣旁求敦行能息馳騖也昔周以伯冏爲
太僕命之曰慎柬乃寮罔以巧言令色便僻側
媚其惟吉士是則古之王朝但命其大官而大
官得自柬寮屬之明驗也漢朝務求多士其選
不唯公府辟召而已又有父任兄任皆得爲郎
選入之初雜居三署臺省有闕即用補之是則
古之郎官皆以任舉充選此其明驗也魏晉已
後暨于國初採擇庶官多由選部唯高位重職

乃由宰相考庶官之有成效者請而命焉故晉代山濤爲吏部尚書中外品員多所啓授宋朝以蔡廓爲吏部尚書先使人謂宰相徐羨之曰若得行吏部之職則拜不然則否羨之答云黃散以下悉委蔡廓猶憤恚以爲失職遂不之官是則黃門散騎侍郎皆由吏部選授不必朝廷列位盡合東在台司此其明驗也國朝之制庶官五品以上制勑命之六品已下則並旨授制勑所命者蓋宰相商議奏可而除拜之也旨授

者蓋吏部銓材授職然後上言詔旨但畫聞以從之而不可否者也開元中吏部注擬選人奏置循資格限自起居遺補及御史等官猶並列於選曹銓綜之例著在格令至今不刊未聞常參之官悉委宰臣選擇此又近事之明驗也其後舊典失序倖臣專朝拾僉議而重已權廢公舉而行私惠是使周行庶品苟不出時宰之意者則莫致焉任衆之道蓋微進善之途漸隘近者每須任使常苦乏人臨事選求動淹旬朔姑

務應用難盡當才豈不以薦舉淩遲人物衰少
居常則求精太過有急則備位不充欲令庶績
咸熙固亦難矣臣實駑鈍一無所堪猥蒙任使
待罪宰相雖懷竊位之懼且乏知人之明自揣
庸虛終難上報唯廣求才之路使賢者各以彙
征啓至公之門令職司皆得自達臣當謹守法
度考課百官奉揚聰明信賞必罰庶乎人無滯
用朝不乏才以此爲酬恩之資以此爲致理之
真爰初受命即以上陳求賢審官組立綱制凡

是百司之長兼副貳等官及兩省供奉之職并
因察舉勞效須加奬任者並宰臣叙擬以聞其
餘臺省屬僚請委長官選擇指陳才實以狀上
聞一經薦揚終身保任各於除書之內具標舉
授之由示衆以公明彰得失得賢則進考增秩
失實則奪俸贖金亟得則褒升亟失則黜免非
止搜揚下位亦可閱試大官前志所謂達觀其
所舉即此義也自蒙允許即以宣行南宮舉人
纔至十數或非臺省舊吏則是使府佐僚累經

薦延多歷事任議其資望既不愧於班行考其行能又未聞於闕敗而議者遽以騰口上煩聖聰道之難行亦可知矣陛下勤求理道務徇物情因謂與薦非宜復委宰臣揀擇其爲崇任輔弼博採輿詞可謂聖德之盛者也然於委任責成之道聽言考實之方閑邪存誠猶恐有闕所謂委任責成者將立其事先擇其人既得其人慎謀其始既謀其始詳慮其終終始之間事必前定有疑則勿果於用既用則不復有疑待終其謀乃考其事事任于素者革其弊而黜其人事協于初者當其人而成其美使受賞者無所與讓見黜者莫得爲辭夫如是則苟無其才孰敢當任苟當其任必得竭才此古之聖王委任責成無爲而理之道也所謂聽言考實虛受廣納弘接下之規明目達聰廣濟人之道欲知事之得失不可不聽之於言欲辨言之眞虛不可不考之於實言事之得者勿卽謂是必原其所得之由言事之失者勿卽謂非必窮其所失之

理稱人之善者必詳徵行善之跡論人之惡者必明辨爲惡之端凡聽其言皆考其實既得其實又察以情既盡其情復稽於衆衆議情實必參相得然後信其說奬其誠如或矯誣亦宜明罰夫如是則言者不雜聽者不勞無浮妄亂教之談無陰邪傷善之說無輕信見欺之失無潛陷不辨之寃此古之聖王聽言考實不出戶不知天下之方也陛下既納臣言而用之旋聞橫議而止之於臣謀不責成於橫議不考實此乃

謀失者得以辭其罪議出者得以肆其誣率是以行觸類而長固無必定之計亦無必實之言計不定則理道難成言不實則小人得志國家所病恒必由之昔齊桓公將啓霸圖問管仲以害霸之事管仲對曰得賢不能任害霸也任賢不能固害霸也固始而不能終害霸也與賢人謀事而與小人議之害霸也所謂小人者不必悉懷險詖敗覆邦家蓋以其意性憸邪趣尚狹促以沮議爲出衆以自異爲不羣趨近利而昧

遠圖效小信而傷大道故論語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夫以能信於言能果於行唯以硜硜淺近不克弘通宣尼猶謂其小人管仲尚憂其害霸況又有言行難保而恣其非心者乎此皆任不責成言不考實之弊也聖旨以爲外議云諸司所舉皆有情故兼受賄賂不得實才者臣請陛下當使所言之人詳陳所犯之狀某人受賄某舉有情陛下然後以事質於臣臣復以事質以舉主若便首伏則據罪抵刑如或

有詞則付法閱實謬舉者必行其罰誣善者亦反其辜自然懲與克明邪慝不作懲一沮百理之善經何必貸其姦贓不加辯詰私其公議不出主名使無辜見疑有罪獲縱狂直同貫人何賴焉聖旨又以官長舉人法非穩便令臣並自揀擇不可信任諸司者伏以宰輔常制不過數人人之所知固有限極必不能徧諳多士備閱羣才若令悉命羣官理須展轉詢訪是則變公舉爲私薦易明敭以暗投儻如議者之言所舉

多有情故舉於君上且未絶私薦於宰臣安肯無詐失人之弊必又甚焉所以承前命官罕有不涉私謗雖則秉鈞不一或自行情亦由私訪所親轉爲所賣其弊非遠聖鑒明知今又將徇浮言專任宰臣除吏宰臣不徧諳識踵前須訪於人若訪於親朋則是悔其覆車不易前轍之失也若訪於朝列則是求其私薦必不如公舉之愈也二者利害惟陛下更詳擇焉恐不如委任長官謹東寮屬所東既少所求亦精得賢有

鑒識之名失實當闇謬之責人之常性莫不愛身況於臺省長官皆是當朝高選孰肯狥私妄舉以傷名取責者乎所謂臺省長官即僕射尚書左右丞侍郎及侍御史大夫中丞是也陛下比擇輔相多亦不出其中今之宰相則往日臺省長官也今之臺省長官乃將來之宰臣也但是職名暫異固非行業頓殊豈有爲長官之時則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臣之位則可擇千百具寮物議悠悠其惑斯甚聖人制事必度物宜

無求備於一人無責人於不逮尊者領其要卑者任其詳是以人主擇輔臣輔臣擇庶長庶長擇佐僚所任愈崇故所擇愈少所試漸下故所舉漸輕進不失倫選不失類以類則詳知實行有倫則杜絕徼求將務得人無易於此是故選自卑遠始升於朝者各委長吏任舉之則下無遺賢矣寘于周行既任以事者於是宰臣序進之則朝無曠職矣才德兼茂歷試不渝者然後人主倚任之則海內無遺士矣夫求才貴廣考

課貴精求廣在於各與所知長吏之薦擇是也考精在於按名責實宰臣之序進是也求不廣則下位罕進下位罕進則用常乏之人用常乏之人則懼曠庶職懼曠庶職則苟取備員是以考課之法不暇精也考不精則能否無別能否無別則砥礪漸衰砥礪漸衰則職業不舉職業不舉則品格浸微是以賢能之功不克彰也皆失於不廣求人之道而務選士之精不思考課之行而望得人之美是以望得彌失務精益粗塞源

浚流未見其可臣欲詳徵舊說伏恐聽覽爲煩粗舉一端以明其理往者則天太后踐祚臨朝欲收人心尤務援擢弘委任之意開汲引之門進用不疑求訪無倦非但人得薦士亦得自舉其才所薦必行所舉輒試其於選士之道豈不傷於容易哉然而課責既嚴進退皆速不肖者旋黜才能者驟升是以當代謂知人之明累朝賴多士之用此乃近於求才貴廣考課責精之效也陛下誕膺寶曆思致理平雖好賢之心有踰前哲而得人之盛未逮往時蓋由鑒賞獨任於聖聰搜擇頗難於公舉但速登延之路罕施練覈之方遂使先進者漸益凋訛後來者不相接續施一令則謗沮互起用一人則瘡痏立成此乃失於選才太精制法不一之患也則天舉用之法傷易而得人陛下慎柬之規太精而失士是知雖易於舉用而不易於苟容則所易者適足廣得人之資不爲害也不精於法制而務精於選才則所精者適足梗進賢之途不爲利

也人之才行自昔罕全苟有所長必有所短若録長補短則天下無不用之人責短捨長則天下無不棄之士加以情有憎愛趣有異同假使聖如伊周賢如楊墨求諸物議孰免譏嫌昔子貢問於孔子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蓋以小人君子意必相反其在小人之惡君子亦如君子之惡小人將察其情在審其聽聽君子則小人道消聽小人則君子道消今陛下慎選宰臣必以爲重於庶品精擇長吏必以爲愈於末流及至宰臣獻規長吏薦士陛下則但納横議不稽始謀是乃任以重者輕其言待以輕者重其事且又不辨所毁之虚實不校所議之短長人之多言何所不至是將使人無所措其手足豈獨選任之道失其端而已乎臣之切言固非爲已所惜者致理之道所感者見遇之恩輙因陳謝布露以聞惟陛下幸察謹奏

論宣令除裴延齡度支使狀

右緣班宏喪亡臣今日面取進止今當此選總有四人杜佑盧徵李衡李巽曾掌判財賦各有績用可稱資望人才亦堪奬任聖旨以淮南未可移動盧徵又近改官令臣擇一人與江西追取李衡者臣以支計之司當今所切常須銜制黠吏不可斯須闕人待追李衡數月方到或恐綱條弛紊錢物懸欺李巽近追到城請授給事中且令權判若處理稱職便除戶部侍郎如材不相當則待李衡到別商量處分既免曠廢於事又得閱試其能兩人之中必有可取陛下累稱穩便許依所奏施行臣又退更詳思以爲無易於此希顏適宣進止李巽知度支恐未相當且空與給事中朕更思量司農少卿裴延齡甚公清有才宜令判度支便進擬狀來其李衡亦從追取者伏以周制六官實司理本冢宰制國用量入爲出司徒掌邦賦敷教恤人今之度支兼此二柄準平萬貨均節百司有無懋遷豐敗

相補利害關黎元之性命費省繫財物之盈虛加以饋餉邊軍資給禁旅刻吝則生患寬假則容姦若非其人不可輕授裴延齡僻戾而好動躁妄而多言遂非不悛堅僞無耻豈獨有識深鄙兼爲流俗所嗤頃列班行已塵清貫更居要重必斁大猷是將取笑四方貽殃兆庶尸祿之責固宜及於微臣知人之明亦恐傷於聖鑒伏願重循前議俯察愚誠更於四人之中選擇取其尤者庶諧僉屬不紊朝經延齡妄誕小人任之交駭物聽臣雖熟知不可猶慮所見未周趙憬眼疾漸瘳後日即合假滿待其朝謁乞更參詳去邪勿疑天下幸甚謹奏

論齊映齊抗官狀

右希顏奉宣進止卿等所進齊映替李衡緣江南與湖南接近齊映齊抗既是富家同任方面事非穩便宜別量者齊映齊抗同姓別房既非五服之親則與衆人無異聖朝推誠致理未嘗先事示疑曩之李皐李兼鄰接方鎮今之韓

潭全義密邇軍城此例甚多無足爲慮但以中
朝要職常若乏人至如映抗良才並當臺閣妙
選臣等先請授映禮部聖旨令且向外商量儻
許移鎮江西亦是漸加恩奬齊抗文學足用精
敏罕儔掖垣之駁議司言南宮之掌賦承轄俾
居其任皆謂當才若蒙追赴闕庭試加顧問察
言稽行必有可觀可否之宜伏候進止

請遣使臣宣撫諸道遭水州縣狀

右頻得黜徼轉運及州縣申報霖雨爲災彌月
不止或川瀆泛漲或谿谷奔流淹沒田苗損壞
廬舍又有漂溺不救轉徙乏糧喪亡流離數亦
非少臣等任處台輔職調陰陽一物失宜尸曠
斯在五行愆度黜責何逃陛下德邁禹湯恕人
咎己臣等每奉詞旨倍益慙惶所以黽勉在公
不敢頻煩請罪前者面陳事體須遣使撫綏陛
下尚謂詢問來人所損殊少即議優䘏恐長姦
欺臣等旬日以來更審借訪類會行旅所說悉
與申報符同但恐所聞聖聰或未盡陳事實夫

流俗之弊多狥諂諛揣所悅意者則侈其言度所惡聞者則小其事制備失所恒病於斯初聞諸道水災臣等屢訪朝列多云無害於物以爲不足致懷退省其私言則頗異霖潦非可諱之事縉紳皆有識之人與臣比肩尚且相媚況乎事或曖昧人或瑣微以利己之心希至尊之旨其於情實固不易知如斯之流足誤視聽所願事皆覆驗則冀言無詐欺大明照臨天下大幸也昔子夏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謂人之父母

孔子對曰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斯可謂人之父母矣蓋以君人之道子育爲心雖深居九重而慮周四表雖恒處安樂而憂及困窮近取諸身如一體之於四肢其疾病無不恤也遠取諸物如兩曜之於萬類其鑒照無不均也故時有凶害而人無流亡恃天聽之必聞知上澤之必至是以有母之愛有父之尊古之聖王能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用此術也今水潦爲敗綿數十州奔告於朝日月相繼若哀其疾苦固宜

降旨優矜儻疑其詐欺亦當遣使巡視安可徇
往來之浮說忘惠卹之大猷失人得財是將焉
用況災害已甚申奏亦頻縱不蒙恩復除自當
准式蠲免徒失事體無資國儲恐須速降德音
深示憂憫分道命使明勑弔災寬息征徭省察
寃濫應家有溺死及漂沒居產都盡父子不存
濟者各量賜粟帛便委使臣與州府據以當處
官物給付其損壞廬舍田苗者亦委使臣與州
府據所損分數等第聞奏量與蠲減租稅如
此則殁者蒙瘞酹之惠存者霑煦嫗之恩霈澤
下施孰不欣戴所費者財用所收者人心若不
失人何憂乏用臣等已約支計所費亦不甚多
儻蒙聖恩允從即具條件續進臣聞聖人作則
皆以天地爲本陰陽爲端慶賞者順陽之功故
行於春夏刑罰者法陰之氣故用之秋冬事或
愆時人必罹咎是以月令所載夏行秋令則苦
雨數來丘隰水潦夏行冬令則後乃大水敗其
城郭典籍垂誡言固不誣天人同符理當必應

既有繫於舒慘是能致於災祥頃自夏初大臣得罪親黨坐累其徒實繁邦憲已行宸嚴未解長天之怒中外竦然若以月令推之水潦或是其應雖天所降沴不在郊畿然海内爲家無論遐邇伏願潗瑕以德消沴以和感惠之相濟合宜陰陽之運行自序臣等不勝覩災慙負之至謹奉狀陳請以聞謹奏

論淮西管内水損處請同諸道遣宣慰使狀

右奉進止淮西管内貢賦既闕所緣水損簡擇宣慰使此道亦不要遣去者臣聞聖王之於天下也人有不得其所者若已納之於隍故夏禹泣辜殷湯引罪蓋以率土之内莫非王臣或有昏迷不恭是由教化未至常以善救則無棄人自希烈亂常汚染淮甸職貢廢闕責當有歸在於編氓豈任其咎陛下息師含垢宥彼渠魁惟茲下人久罹脅制想其翹望聖化誠亦有足哀傷儻弘善救之心當軫納隍之慮今者遣使宣

命本緣鄙患弔災諸道災患既同朝廷弔卹或
異是使慕聲教者絕望懷反側者得詞棄人而
固其寇讐恐非所以爲計也昔晉饑乞糴于秦
大夫百里奚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卹鄰
道也行道有福丕豹則請因而伐之穆公用百
里奚之言拒丕豹之請且曰其君是惡其人何
罪遂輸粟以救之其後秦饑乞糴于晉大夫虢
射曰無損於怨而益於寇不如勿與慶鄭曰背
施無親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不如與

之惠公信虢射之謀違慶鄭之議遂閉糴以絕
焉是歲晉國復饑秦伯又饋之粟曰吾怨其君
而矜其人終於秦繆霸強晉惠擒辱是知棄怨
而施惠者可以懷敵計利而忘義者罔不失人
此乃列國諸侯猶務卹鄰救災矧君臨天下而
可使德澤不均被者乎議者多謂淮右荐饑國
家之利臣等愚見以爲不然必若與有征之師
問不庭之罪因災幸濟已爽德政儻又難於用
兵望其艱窘自弊利害之勢或未可知夫悍獸

之情窮則攫搏暴人之態急則猖狂當其危迫之時尤資撫馭苟得招攜以禮便可底寧備慮乖方亦足生患竊以帝王之道頗與敵國不同懷柔萬邦唯德與義寧人負我無我負人故能使億兆歸心遠邇從化猶有兇迷不復必當人鬼同誅此其自取覆亡尚亦不足含怒今凶供輸有闕遂令施惠不均責帥及人恐未爲允伏惟聖鑒更審裁量其所擇諸道使並未敢宣行伏候進止

論嶺南請於安南置市舶中使狀

嶺南節度經畧使奏近日舶船多往安南市易進奉事大實懼闕供臣今欲差判官就安南收市望定一中使與臣使司同勾當庶免隱欺希顏奉宣聖旨宜依者遠國商販唯利是求綏之斯來擾之則去廣州地當要會俗號殷繁交易之徒素所奔湊今忽捨近而趨遠棄中而就偏若非侵刻過深則必招懷失所曾無內訟之意更興出位之思毀玉櫝中是將誰咎珠飛境外

安可復追書曰不貴遠物則遠人格今既徇欲
如此宜其殊俗不歸況又將蕩上心請降中使
示貪風於天下延賄道於朝廷黷汚清時虧損
聖化法宜當責事固難依且嶺南安南莫非王
土中使僦悉是王臣若緣軍國所須皆有令式
恒制人思奉職孰敢闕供豈必信嶺南而絕安
南重中使以輕外使殊失推誠之體又傷賤貨
之風望押不出

唐陸宣公奏議卷之一

唐陸宣公奏議卷之二

請減京東水運收脚價於沿邊州鎮儲蓄
軍糧事宜狀

右臣伏見陛下每垂睿心經畧邊境增築城壘
加置戍兵至於春秋衣裝歲時宴犒先後遲速
悉由宸衷其爲憂勤可謂至矣其爲資費亦已
多矣蓋以安人固國不憚煩勞此誠致慮之深
者也然於儲蓄大計則未降意良圖但任有司
隨月供應近歲蓄戎小息年穀屢登所支軍糧

猶有匱乏邊書告闕相繼干朝儻遇水旱爲災
粟糴翔貴兇醜匪茹寇擾淹時或負輓力殫或
饋餉路絕則戍兵雖衆不足恃城壘雖固不克
居是使積年完聚之勞適資一夕潰敗之辱此
乃理有必至而事無幸濟者也臣竊爲陛下惜
之軍志曰雖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無粟不能
守也故晁錯論安邊之策要在積穀充國建破
羌之議先務屯田歷代制禦四夷實一常作爲國
之大事勇者奮其力智者責一貢作其謀攻守異

宜盛衰殊勢柔服而不勞師旅者則常闇之矣
屯師而不務農食者未嘗有焉今陛下廣徵甲
兵分守城鎮除所在營田稅畝自供之外仰給
於度支者尚八九萬人千里饋糧涉履艱險運
米一斛達于邊軍遠或費錢五六千近者猶過
其半犯雪霜戰疫之苦冒豺狼剽掠之虞四時
之間無日休息傾財用而竭物力猶苦日給之
不克其於儲蓄以備非常固亦絕意而不暇思
也夫屯兵守土以備寇戎至而無糧守必不固

矣遇寇不守則如勿屯平居有殘人耗國之煩
臨難有啓敵納悔之禍所養非所用所失非所
虞以爲制備之規臣竊謂疎矣頃者土蕃尚結
贊率其醜類越軼封疆朔方五原相繼陷沒雖
由將帥不武亦因匱乏之得詞其事未遙足爲深
戒昧理而好諛者必曰當結贊入寇之日遇賊
洮作亂之餘戍卒未多邊農尚寡今則甲兵大
備稼穡屢豐比於曩時勢不同等臣請復陳近
效以質浮詞今年夏初寇犯靈武禦則寡力守

則乏糧告急求哀匪朝伊夕有司爲之請罪陛
下爲之軫憂遽擇使臣奔波督運積財以資用
高價以招人賴蕃戎自旋糧道獲濟封畧不壞
固非戍謀然則鹽夏覆而靈武全唯在幸與不
幸之間耳是皆無不拔之勢有可駭之危其爲
規制之方所謂同歸於失矣議者是當今而非
既往豈不曰昧理而好諛乎今戍卒之加於往
時臣固知之矣今邊農之廣於往歲臣亦知之
矣其所謂歸於失者在於措置乖當蓄斂乖宜

利之所生害亦隨至故也陛下忿蕃醜之暴掠
懲邊鎮之空虛繕甲益兵庇人保境此誠雄武
之英志覆育之仁心刷憤耻而揚威聲海内咸
望有必攻之期矣既而統師無律制事失權戍
卒不隸於守臣守臣不總於元帥至有一城之
將一旅之兵各降中使監臨皆承别詔委任分
鎮亘千里之地莫相率從分邊列十萬之師不
設謀主每至犬羊犯境方馳書奏取裁行李往
來動踰旬日比蒙徵發救援寇已獲勝罷歸小

則蹂藉麥禾大則驅掠人畜是乃益兵甲而費
財用竟何補侵軼之患哉夫將貴專謀軍尚氣
勢訓齊由乎紀律制勝在於機權是以兵法有
分閫之詞有合拳之喻有進退如一之令有便
宜從事之規故能動作協變通制備垂永久出
則同力居則同心患難相交急疾相赴兵之奉
將若四支之衛頭目將之守境若一家之保室
廬然後可以扞寇讐護吁庶蕃畜牧闢田疇天
子唯務擇人而任之則高枕無虞矣吐蕃之比

於中國衆寡不敵工拙不侔然而彼攻有餘我守不足蓋彼之號令由將而我之節制在朝彼之兵衆合并而我之部分離析夫部分離析則紀律不一而氣勢不全節制在朝謀議多端而機權多失臣故曰措置乖當此之謂乎陛下頃以邊兵衆多轉餽勞費設就軍和糴之法以省運制與人加倍之價以勸農此令初行人皆悅慕爭趨厚利不憚作勞耕稼日滋粟麥歲賤向使有司識重輕之術弘久遠之謀守之有恒施之有制謹視豐耗善計收積菽麥必歸於公廩布帛悉入於農夫其或有力而無資願居而靠措貸其種食假以犂牛自然戍卒忘歸貧人樂徙可以足食可以實邊無屯田課責之勞而儲蓄自廣無征役踐更之擾而守備益嚴果能用之足謂長算既而有司臨吝不克將明忘國家制備之謀行市道苟且之意當稔而願糴者則務裁其價不特斂藏遇災而艱食者則莫揆乏糧抑使收糴遂使豪家貪吏反操利權賤取於

人以俟公私之乏困乘時所急十倍其贏又有勢要近親羇遊之士或託附邊將或依倚職司委賤糴於軍城取高價於京邑坐致厚利寔繁有徒欲勸農而農不獲饒欲省費而費又愈甚復以制事無法示人不誠每至和糴之時多支絺紵充直窮邊寒沍不任衣裘絕野蕭條無所貨鬻且又虛張估價不務準平高下隨喜怒之心精粗在胥吏之手既無信義率下下亦以僞應之度支物估轉高軍郡穀價轉貴遍行欺罔不顧憲章互相制持莫可禁止度支以苟售滯貨爲功利而不察邊食之盈虛軍司以所得加價爲羨餘而不恤農人之勤苦雖設巡院使相監臨既失綱條轉成囊橐至有空申簿帳僞指困倉計其數則億萬有餘考其實則百十不足巡院巧誣於會府會府承詐以上聞幸逢有年復遇無事吞聲補舊引日偷安若遇歲儉兵興則必立至危迫靈武之事足爲明徵臣故曰畜斂乖宜此之謂也邊之大事在食與兵今食則

無儲兵則乏師謂之有備其可得乎近者沿邊
諸州頻歲大稔穀糴豐賤殊異往時此乃天贊
國家永固封畧之時也而尚日不暇給曾無遠
圖軍府有歉食之詞穡人有悔耕之意天贊而
不愛其利農傷而不恤其窮及凶災流行播殖
堕廢雖復悔恨事何可追臣是以屢屢塵煩所
惜在此頃請擇人克使委之平糴務農陛下以
現貴因循未賜允許又請乘時豐稔邊城加貯
軍糧有司以經費無餘其事復寢臣謬當任使
待罪樞衡雖神武之謀不資獻納而職司之分
敢忘憂慮夙夜疾心盡如焚灼輙復效其鄙薄
庶或裨補萬分不勞人不變法不加稅賦不費
官錢不廢耳目之娛不節浮冗之用唯於漕運
一事稍權輕重所宜請爲陛下致邊軍十萬人
一年之糧以爲艱急之備陛下誠能聽臣愚計
不受沮傷百日之間收貯總畢轉運常行之務
既無失於舊規太倉歲入之儲亦不闕其恒數
圖慮至熟更無嫌謹具揚搉上陳惟陛下留意

省察舊制以關中土者所都萬方輻湊人衆地狹不足相資加以六師糗糧百官祿廩邦畿之稅給用不克所以控引東方歲運租米冐淮湖風浪之弊泝河渭湍險之艱所費至多所濟益寡睿聞見而不達時宜者則曰國之大事不計費損故承前有用一斗錢運一斗米之言雖知勞煩不可費也習近利而防遠患者則曰每至秋成之時但令畿內和糴既易集事又足勸農何必轉輸徒耗財賦臣以兩家之論互有

短長各中偏執之懷俱昧變通之術其於事理可得粗言夫聚人以財而人命在食將制國用須權重輕食不足而財有餘則弛於積財而務實倉廩食有餘而財不足則緩於積食而嗇用貨泉若國家理安錢穀俱富丞黎蕃息力役靡施然後恒操美財益廣漕運雖有厚費適資貧人者不失其時之所宜則輕重中權而國用有制矣開元天寶之際承平日久財力豐阜祿食所須給用亦廣所以不計糜耗勵贍軍儲至使

流俗過言有用一斗錢運一斗米之說然且散
有餘而備所乏雖費何害焉斯所謂操羡財以
廣漕運者也貞元之始巨盜初平太倉無兼月
之儲關輔遇連年之旱而有司奏停水運務省
脚錢至使郊畿之間煙火殆絕都市之内餒殍
相望斯所謂覩近利而不防遠患者也近歲關
輔之地年穀屢登數減百姓稅錢許其折納粟
麥公儲委積足給數年田農之家猶困穀賤今
夏江淮水潦漂損田苗比於常時米貴加倍甿

庶匱乏流庸頗多關輔以穀賤傷農宜加價糴
穀以勸稼穡江淮以穀貴民困宜減價糶米以
救凶災今宜糴之處則無錢宜糶之處則無米
而又運彼所乏益此所餘斯所謂習見聞而不
達時宜者也今淮南諸州米每斗當錢一百五
十文從淮南轉運至東渭橋每斗船脚又約用
錢二百文計運米一斗總當錢三百五十文其
米既糙且陳尤爲京邑所賤今據市司月估每
斗只糴得錢三十七文而已耗其九而存其一

餒彼人而傷此農制事若斯可謂深失矣頃者每年從江西湖南浙東浙西淮南等道都運米一百一十萬石送至河陰其中減四十萬石留貯河陰倉餘七十萬石送至陝州又減三十萬石留貯太原倉唯餘四十萬石送赴渭橋輸納臣詳問河陰太原等倉留貯之意蓋因往年蟲旱關輔荐饑當崔造作相之初懲元琇罷運之失遂請每年轉漕米一百萬石以贍京師比至中途力殫歲盡所以節級停減分貯諸倉每至

春水初通江淮所般未到便取此米入運免令停滯舟船江淮新米至倉還復留納塡數輪環貯運頗亦恊宜不必每歲加般以增不急之費所司但遵舊例曾不詳究源由邇來七年積數滋廣臣近勘河陰太原等倉見米猶有三百二十餘萬石河陰一縣所貯尤多倉廩充盈隨便露積舊者未盡新者轉加歲月漸深耗損增甚縱絕江淮輸轉且運此米入關七八年間計猶未盡況江淮轉輸般次不停但恐過多不慮有闕

今歲關中之地百穀豐成京尹及諸縣令頻以
此事爲言憂在京米粟太賤請廣和糴以救農
人臣今計料所糴多少皆云可至百餘萬石又
今量定所糴估價通計諸縣貴賤并雇船車般
至太倉穀價約四十石餘米價約七十巳下此
則一年和糴之數足當轉運二年一斗轉運之
資足以和糴五斗比較即時利害運務且合悉
停臣竊慮運務若停則舟船無用舟船無用則
壞爛莫修儻遇凶災復須轉漕臨時殣集理必
淹遲夫立法裁規久必生弊經畧之念始慮貴
周不以積習害機宜不以近利隳永制不貴功
於當代不流患於他時慮遠防微是其均濟臣
今所獻庶近於斯減所運之數以實邊儲存轉
運之務以備時要其於詳審必免貽憂舊例從
江淮諸道運米一百一十萬石至河陰來年請
停八十萬石運三十萬石舊例從河陰運米七
十萬石至太原倉來年請停五十萬石運二十
萬石舊例從太原倉運米四十萬石至東渭橋

來年請停二十萬石運二十萬石其江淮所停運米八十萬石請委轉運使於遭水州縣每斗八十價出糶計以糙米與細米分數相接之外每斗猶減時價五十文以救貧乏計得錢六十四萬貫文節級所減運腳計得六十九萬貫都合得錢一百三十三萬貫數內請支二十萬貫付京兆府令於京城內及東渭橋開場和糴米二十萬石每斗與錢一百文計加時估價三十已上用利農入其米便送東渭橋及太原倉收

貯充塡每年轉漕四十萬石之數並足餘尚有錢一百一十三萬貫文以供邊鎭和糴臣已令度支巡院勘問諸軍州米粟時價兼與當管長吏商量令計見糴之田約定初糴之數得鳳翔涇隴邠寧慶鄜坊丹延夏綏銀靈鹽振武等道良原長武平凉等城報除度支旋糴供軍之外別擬儲備者計可糴得粟一百三十五萬石其臨邊州縣各於當處時價之外更加一倍其次每十分加七分又其次每十分加五分通計一

百三十五萬石當錢一百二萬六千貫文猶合
剩錢十萬四千貫留充來年和糴所於江淮糴
米及減運米脚錢請並委轉運使便折市綾絹
絁綿四色即作船般送赴上都邊地早寒歛藏
向畢若待此錢送到即恐收糴過時請且貸戶
部別庫物充用本色續到便令折填其所貸戶
部別庫物亦取綾絹絁綿四色並依平估務利
農人仍取度支官蓄及車均融般送請各委當
道節度及當城兵馬使與監軍中使并度支和
糴巡院官同受領便計會和糴各量人戶墾田
多少先付價直立限納粟不願糴者亦勿強徵
其有納米者每六升折粟一斗應所糴得米粟
亦委此三官同檢覆分於當管城堡之內揀擇
高燥牢固倉窖等收納封閉仍以貯備軍糧爲
名非緣城守絕糧及承別勑處分並不得輒有
支用待收糴畢具所糴數并收貯處所聞奏并
報中書門下總計貯備粟一百三十五萬石是
十一萬二千五百人一年之糧來秋若遇順成

又可更致百餘萬石邊儲既富邊備自修以討
則有齎以守則可久以加兵則不憂所至乏食
以歛糴則不爲貪將所邀恢疆保境者得以遂
其謀蹙國跳軍者無所辭其罪是乃立武之根
柢安邊之本源守土庇人莫急於此傾公藏而
發私積猶當悉力以務之況今不擾一人無廢
百事但於常用之內收其枉費之資百萬贏糧
坐實邊鄙又有勸農賑乏之利存乎其間此蓋
天錫陛下攘戎狄而安國家之時不可失也陛

下誠能過聽愚計先聚軍儲慎擇良圖更貞師
律蠢爾兇醜自當畏威縱迷款塞之心必無猶
夏之慮伏惟少留睿思詳省而明斷之其所停
減運脚臣已與本司審細計料并邊鎮分配和
糴數及米粟估價等數各得別狀條件分析謹
同封進聽進止

商量處置賣參事體狀

右希顏奉宣進止朝來共卿等商量賣參事卿
等所奏雖於大體甚好然此人交結中外意在

不測朕試根尋灼然審知情狀所以有此商量
又聞竇叅在彼處亦共諸處交通不絕社稷事
重卿等只合與朕同憂宜即作文書進來此事
非小不可更遲者臣面承深旨又奉密宣皆以
社稷爲言又知根尋已審敢不上同憂憤內絕
狐疑豈願遲迴更貽念慮但以嘗經重任斯謂
大臣進退之間猶宜有禮誅戮之際不可無名
劉晏久掌貨財當時亦招怨讟及加罪責事不
分明叛者既得以爲辭衆人亦爲之懷愍用刑

瑕昧損累不輕事例未遥所宜重慎竇叅頃司
鈞軸頗怙恩私貪饕貨財縱親黨此則朝廷
同議天下共傳至於潛懷異圖將起大惡跡既
未露人皆莫知臣等親奉威顏議加刑辟但聞
兇險之意尚昧結構之由況在衆流何由察悉
忽行峻罰必謂寃誣羣情震驚事亦非細若不
付外推鞫則恐難定罪名乞留睿聰更少詳度
竇叅於臣素分陛下固所明知有何顧懷輒欲
營救良以事關國體義絕私嫌所異典刑不濫

於清時君道免虧於聖德特希天鑒俯亮愚誠
謹奏

奏議竇參等官狀

右希顏奉宣進止竇參紅朕左右兼有陰謀皆
有憑據事不明昧只緣連及處多不可推按卿
等宜更商量若絕恐體事不穩即且流貶向絕
遠惡處竇申竇榮李則之首末同惡無所不至
又並微細不比竇參宜更商量處置其竇參等
所有朋黨親密並不可容在側近且便條疏盡

參遣向僻遠無兵馬處先雖已經流貶更移向
遠惡處者伏以竇參罪犯誠合誅夷聖德含弘
務全事體特寬嚴憲俯貸餘生始終之恩實足
感於庶品仁育之惠不獨幸於斯人所議貶官
謹具別狀其竇榮竇申李則之等既皆同惡固
亦難容然以得罪相因法有首從首當居重從
合差輕參既蒙恩矜全申等亦宜減降又於黨
與之內亦有淑慝之殊稍示區分足彰勸勵竇
榮與參雖是近屬亦甚相親然於款密之中都

無邪僻之事乃聞激憤屢有直言因此漸構猜
嫌晚年頗見疎忌若論今者陰事則尚未究端
由如據比來所行必應不至兇險恐須差異以
表詳明臣等商量竇榮更貶遠官竇申則之並
除名配流謹具狀進擬庶允從輕之典以洽好
生之恩夫趨勢附權時俗常態尚無高節出衆
何能特立不羣竇參久秉鈞衡特承寵渥君之
所任孰敢不從或遊於門庭或結以中外或偏
彼接引或驟與薦延如此之徒十恒七八若聽

流議皆謂黨私自非甚與親交安可悉從貶累
況竇參罷黜迨欲周星應是私黨近親當時並
已連坐人心久定不可復揺今者再責竇參特
緣別有結構陛下親自尋究審得事情所與連
謀固知定數今若普加譴斥則恐翻類淪胥罪
無指名誰不疑懼中外洶洶殊非令猷臣等商
量除同謀陰邪事狀分明者其餘一切更無所
問將爲穩便未審可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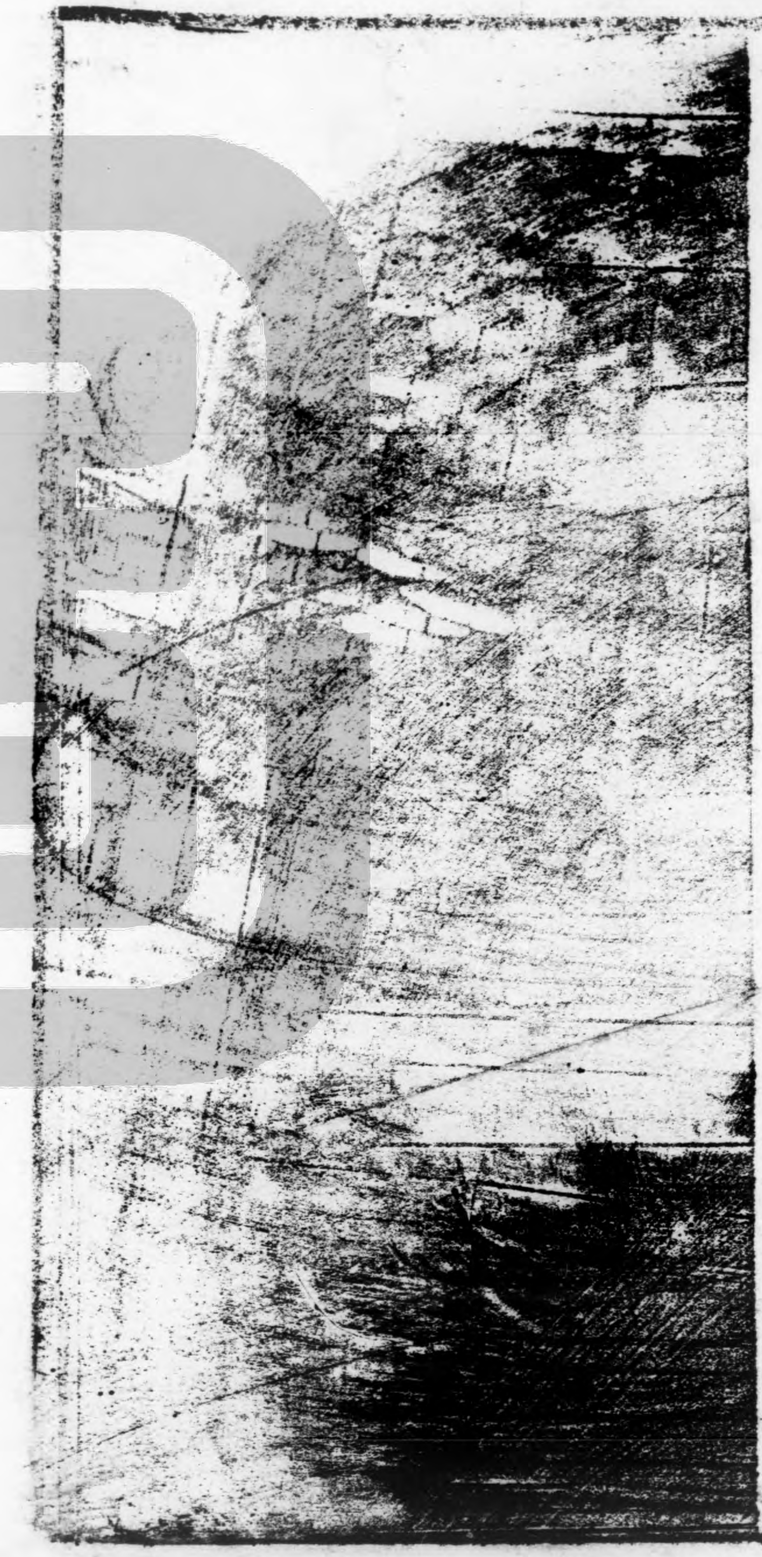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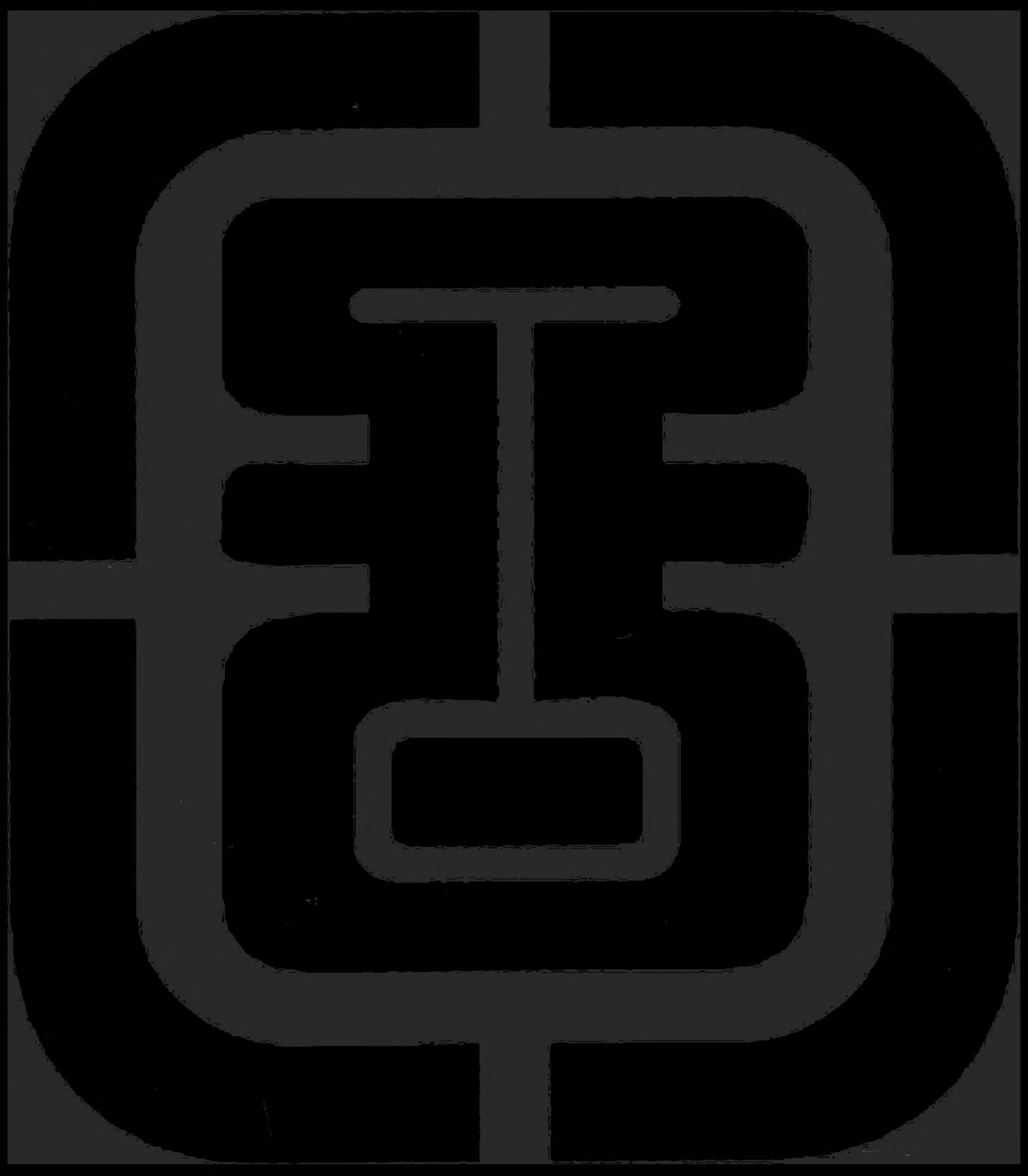
請不簿錄竇參莊宅狀

右希頹奉宣進止凡是官吏貪濁取受錢物猶
並徵贓竇參負朕至深廣納賄貨又更交結謀
行惡事其莊宅錢物奴婢之類豈不合收納入
官竇參身既遠貶亦恐被人破除隱沒今欲使
人勾當收拾卿等商量可否者謹按國家典法
沒入官產惟有兩科一謂奏贓一謂叛逆皆須
先鞫犯狀審得實情憲司察究法寺論罪會府
覆奏掖垣參詳如是悉無異詞然後謂之獄成
而聞于天子其有抵于深辟者制可既下所司

猶三五覆奏庶或宥之而人愛人恤刑乃至如
此精謹罪法既定方令徵收叛逆則盡沒其家
姦贓則止徵所犯蓋示懲戒匪貪貨財何嘗有
罪未斷有法未詳而可以納其資產者也伏惟
聖德廣大如天包含懲忿於彝憲之中念終於
常情之外已存惠貸不宜嚴刑今若簿錄其家
竊恐以財傷義猥蒙下問實荷皇明輙罄愚誠
所祈天鑒謹奏

請還田緒所寄撰碑文馬絹狀

右田緒使節度隨軍劉瞻送書與臣其書意緣
奉進止令爲其亡父承嗣撰遺愛碑文故送前
件馬絹等以申情貺臣先奉恩旨令撰碑文于
今半年竟未綴緝良以勸戒之道忠義攸先褒
貶之詞春秋所重爵位有僥倖而致名稱非詐
力可求將使循軌輒者畏昭憲而莫渝怙姦妄
者顧清議而知耻仲尼修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豈必臨之以武脅之以刑哉褒貶苟明亦足助
理田承嗣阻兵犯命靡惡不爲竟逭天誅全歸

土壤此乃先朝所愧恨義士所惋嗟今田緒尚
于宸嚴請頒遺愛微臣臨蹈實憤于心謬承恩
光備位台輔既未能滌除姦慝裨益大猷而又
飾其愧詞以贊兇德納彼重賂以襲貪風情所
未安事固難强是以屢嘗執翰不能措詞輒投
所操太息而止緣承聖誨姑務懷柔昨見田緒
使人臣亦婉爲報答但告云所爲碑頌皆奉德
音既異私情難承厚貺候稍休暇續當撰成既
無拒絕之言計亦不至疑阻其來書謹封進所

送馬及絹等令劉瞻便領却迴訖不敢不奏謹
奏